

文艺作品选

第一輯

“劳动号”油輪

陆俊超等著

特 写

作家出版社

目次

“劳动号”油輪.....	陆俊超(1)
上海——倫敦.....	周嘉俊(13)
万木春里一枝花.....	費少康(27) 盧从义

“劳动号”油輪

海員 陆俊超

小油輪，調皮的水手叫它“潛水艇”。四級風，船身就被埋在浪里。廚房煮不成飯，大家只好啃干糧。船到港，停泊的時間最短，碼頭遠離市區，趕回家去，板凳還坐不暖，就得往船上趕。小油輪靠在巨輪旁，簡直象條小拖輪。水手們見到巨輪上的同伴，好象覺得自己比別人矮了半頭。

不！這是過去的事情了。當比堅苦比干勁的呼聲象春雷般响彻大海的時候，看！那“勞動號”小油輪沖擊着揚子江的急流雄赳赳地駛進了黃浦江。它是按照慣例趕來上海進行四個月一次的檢修工程的。時間是兩個星期。以往，這是水手們回家的好機會，現在大家的心情卻完全不同。他們不是在海上的時候就向幾十艘兄弟船發出了挑戰電報：全體船員同船廠一起修船，而且一定要把修船期縮短一半嗎？懷着這樣的壯志，水手們好象跨上了駿馬。船上的工會主席一等水手李勇領着大家屹立在船首，把高高蹺起的船頭當成了擂台。他們袒露着胸脯，掃視着四周，要在大家的面前顯一顯身手。然而黃浦江今天突然變了樣，港內空蕩蕩的，幾十個系船浮筒上找不到一隻兄弟船，原來在“快裝快跑”的口號下兄弟船早就駛出了大海。打擂台找不到對手，叫人好不心癢啊。正當船員們失望之際，一艘華麗耀眼的英國巨輪突然一下子沖到

了小油輪身旁。好象有誰在暗中故意这样安排：那艘英国巨輪竟跟小油輪系帶在同一个浮筒上。交通艇首先靠上英国船，然后弯到“劳动号”小油船上。艇上的老大在喊：

“回家的快下艇，岸上的交通車已經准备好啦。”

甲板上响起一陣乱哄哄的声音。水手們連拉帶扯的想把李勇推下船去。李勇怎么也不肯下去，他扯着喉嚨在叫喊：

“我不上岸，你們干么强迫我下船！”

原来李勇的未婚妻已經报了名要上安徽参加农業生产，明天就要出发了。水手們得知消息后，一定叫他赶去告别。但李勇却認為跟未婚妻告别是私事。現在船上大伙已經提出了“不回家，苦战一星期”的口号，他怎么能够回家去办私事呢？正在难分难解的时候，工人出身的老輪机長黃阿毛赶到了。他一个箭步冲到李勇面前，揚了揚手中的鐮头，嚷道：“好啊，老阿弟，你把未婚妻当作私有財產嗎？支援农業生产也是革命啊。回去，說几句鼓励的話，叫她在农業生产上称得上做个海員的未婚妻。”老輪机長不由分說，推着李勇就走，一边說：“快走啊！說几句话，喝上一杯茶，几个鐘头就能回轉啦。”

在一陣大笑声中，李勇无可奈何地登上了小艇。他板着臉跟自己生着气。因此根本沒有去注意艇內的搭客。等小艇开动时，他抬起头来，这才突然发现跟他面对面坐着的正是那艘英国船的船長。他的身旁坐着一个中国外輪代理公司的翻譯。英国船長指着浦东“滬东船厂”上的那排触目的大紅字，儼然以“中国通”的口气朝翻譯說道：“先生，上面写的是：‘电綫过江，禁止抛錨’吧。唔，不写英文，对我们英国人太不方便

了。”

翻譯的臉上流露出一陣不能自禁的喜悅。他以一種自豪的口气糾正道：

“不是的，船長。上面寫着：‘我們一定要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趕上英國！’”

英國船長那種矜持而高傲的儀態立刻消失了。他解嘲地說，“我們英國的經濟已經飽和了，很難再向前發展了。而你們中國到處都還是真空地帶。中國會趕上我們的。”

李勇凭着過去學到的那點英文，差不多聽懂了大半。不管對方解說得對否。聽來，這位英國的海上紳士是服輸了。可是不，你看，他為什麼又恢復了矜持的儀態，他的嘴角上為什麼又掛起了那絲傲然的微笑？原來他的目光從華麗的英國船落到了小油船的身上。相形之下，小油輪確實顯得暗淡無光。那黃色的銹布滿了全船。海員們都知道，為了防止起火，小油輪航行在海上時別說敲銹，就是帶釘的鞋子也不准穿。因此水手只有利用到港後卸空待裝的空隙進行保養。可是解放以來小油輪的運力已經提高了五倍，這樣的非生產性停泊早在三年前就已消滅了。當然，有關這些生產的數字英國船長是不會知道的。他心目中的繁榮和強大是由外表的華麗組成的。這就難怪他很快又露出了得意的神色了，而且他以老牌航海家的語氣，輕佻地問着翻譯：

“商船呢？你們也準備在十五年內趕上我們嗎？”

翻譯望望英國船，又望望小油輪，一時不敢作答。英國船長立即發出了一陣傲然的笑聲，這種笑聲是多麼熟悉啊！這是十九世紀“海上霸王”的笑聲。這笑聲氣得李勇一下跳了起

来，揚着手臂斬釘截鉄地回答：

“当然要赶上！还要超过英国！”

英国船長望了下李勇穿的那身水手服，露出了不屑置辯的神气。这簡直要把李勇气歪了，他恨不得立刻飞回船上去，馬上参加战斗。他一步奔到艇首，朝艇老大喊道：“不上岸了，把我送回去！”艇老大一下子摸不清出了什么事，李勇就一把夺过对方手中的舵輪，把小艇調轉头，朝小油輪駛去。

李勇飞一般奔上了小油輪，指着前面的英国船向水手們喊道：“看，同志們，对手就在我們面前！从擂台上把这‘海上霸王’打下去。”

李勇又奔向老輪机長，准备把艇上遇到的事情轉告他。然而老輪机長老远就止住了他的喊声。这时船厂的汽艇正裝着一批工人赶来工作。輪机長一手指着厂前那排“赶上英国！赶上英国！”的大紅字，一手作着喇叭，朝船厂工人喊道：“回去！兄弟們，把你們的力量集中到赶英国上去，这里的工程我們全部自己包下来！”

船厂工人立即报以一陣欢呼。輪机長回轉头朝李勇嚷道：“老阿弟，你回来了嗎，那也好！咱們一块儿干吧！把这‘海上霸王’打下去，叫他們瞧瞧咱們中国水手的干劲！”

“赶上英国！超过英国！”的口号对中国海員說来，就象一道冲鋒陷陣的号令。几十年来，中国海員在英国船上工作的有几万人，二十几年前老輪机長黃阿毛就在英国船上干过活。他們吃尽了英国人的苦，受够了英国人的气。現在他們吐气揚眉的时候到了！他們决定要显一显自己的力量，跟那艘英国船比一比高低！

小油船啊，它好象吃下了老虎胆，它挑上了比自己强数倍的手，它好比拳击台上的輕量級选手硬要把重量級对手打下台去。

船上立即分成兩路人馬干起来。老輪机長率領着机艙部人員走下机艙，立即展开了檢修工程。另一路人馬由李勇率領着一齐奔上甲板，几十把鋤头同时敲响，他們决心要在一星期內把小油輪变成一条无銹船，还要給它換上一身鮮艳的春裝。叫它从里到外賽过那条英国船。

鋤头的叮噠声召喚着人們参加战斗，从老船長一直到年輕的小学徒，个个都投入了战塲。李勇从翻譯同志口中，打听到了英国船的底細：时速十二海浬，載重六千吨。一九五三年是运轉率最高的一年，全年航行三万二千海浬，吨浬是二万万。他馬上把这个消息帶进机房。老輪机長眨眨眼，屈指一算笑着說：“老阿弟，看起来它的外表够吓人，其实它是輛破馬車。我們二千吨的小油船时速只有十一海浬，全年却能跑八万海浬，我們完成的吨浬是一亿六千万。按照吨位的比例計算，我們早就超过它二倍还多。”

“老軌師傅，”李勇以船員們习惯的尊称喊了輪机長一声，“这样的对手几时才能遇上一次！我們要以小胜大，我們还要在吨浬上把它打下陣去。叫英国巨輪做我們小油船手下的敗兵。”

这时有人插嘴道：“且慢，我們先別獅子大开口，做事要十拿九穩，增加四千万吨浬可不是說着玩的。”

“胆小鬼！”老輪机長揚着拳头喊道：“你只会長他人气概，灭自己威风。你还当海員呢，回家給老婆抱孩子去吧！”

全場响起一陣笑声。笑声停后，大家同声喊道：“对，老軌師傅說得对。我們輪机部早就提出增加二千万吨湮的指标。現在碰上了真正的手，我們應該再跃进一倍。”

“对！弟兄們，这才是長中国的气概，灭英国的威风。老阿弟，打鉄要趁热，赶快把它写成标語掛上駕駛台，再請船長把它写成英文，叫英国人也开开眼界。”

急就而成的标語掛上了駕駛台。上面用中、英文写了兩排大字：“二千万吨小油輪，一定要击败英国的六千万吨巨輪！”

标語好象一道战書，面向着英国船。除鏽榔头敲在甲板上好象是战鼓在响。它催得老輪机長好不心急啊！增加四千万吨湮的指标，小油船每年就要多跑一万九千湮。現在战書已經掛出，这好比箭在弦上不发不行了。老輪机長望着拆下的气缸盖，望着机匠們一点一滴地清除着四周的油泥，他看出机匠們的手激动得都要颤抖了。然而这种工作随你如何心急都使不上勁。气缸里外的油泥象深鑲在核桃里的肉那样，只好慢慢的把它剔出。因此清洗一只气缸要化費八个小时，全船八只气缸要化費六十四小时。几年来老輪机長动了不少腦筋，設計了好几种工具，想把時間縮短，都沒有成功。这次船抵港前他又想出了新办法，做了个跟气缸一模一样的模子，准备套在气缸上，往下压，来回挤，好把油泥挤出去。現在老輪机長想到它，眼前就一亮，他决定馬上試一試。經過他几个小时的加工，他把新工具套到了气缸上，往下一压，来回一挤，这一下子簡直象把剃刀那样把油泥剃了个精光。原来要八小时的工作，現在只消廿分鐘就可作好了。这个消息轟动了机艙，消息傳上甲板，李勇奔下来，大喊一声：“老軌師傅，这一逼，真

把你逼上梁山啦。不上梁山，那能当得了英雄好汉啊！”

老輪机長故作鎮定地搖搖手說道：“這算不了什麼。老阿弟，你想過沒有？有了這個工具，我們就要提出取消全年四十二天的檢修期！今後那怕在碼頭上只停泊一個小時，我們也可以把汽缸完全清洗干淨。老阿弟，你趕快算一算，四十二天我們可以多跑多少路程，可以增加多少噸哩？”

這個取消全年檢修期四十二天的建議，簡直把李勇也惊呆了。時間只相隔幾個小時，老輪机長就顯出了這樣的神通，還作出了這樣大膽的決定。難怪大家都叫他智多星了。他連忙落筆計算，同時念道：“四十二天我們可以多跑一萬一千多海哩，可以增加二千二百萬噸哩！”

照理大家應該為這個數目字歡呼才對，可是人們卻沉默起來了。原來前後加起來，要超過那艘英國船，小油輪全年還得多跑九千海哩呢！

偏偏在這個時候，翻譯滿頭大汗的跑來轉達了一個消息：英國船三天後就要啟程開返倫敦。

本來老輪机長正抱著頭在沉思，聽到這個消息，好象針刺了一下，跳起來喊道：

“來得及！我們苦戰三天三夜，一定叫它把吃敗仗的消息帶回倫敦。”

他在身上摸索了一回，又一次從口袋裡取出了黨、政、工的聯合指示。上面寫著：為了加速建設社會主義航運事業，提前趕上英國，各輪立即大膽的作一次實地試驗，把車速全部發揮出來！

提高車速的試驗小油輪已作過了。但當時因為機器的運

轉聲不够均匀而半途中止，以致沒有达到提高車速的目的。老輪机長为这事难过得整整一天吃不下飯去。“提前赶上英国！”这句话又鼓起了他战士般的激情：难道我这个当家作主的老工人能眼看着我們輸给对方？不能！坚决不能！他吼叫了起来：“同志們，我們要再試一次車，一定要把車速提高一海裡。不达目的，我們发誓不离机艙。”

战鼓又敲响了。甲板上的大軍为了赶上机輪，为了赶在英国船开航前給小油船披上新裝，水手里有人提議：每人一手拿一只鐮头，兩只手同时敲鏽，这样就可使效率提高一倍。在这种热情沸騰的时候，只要能提高速度，一人帶头，全体就会一齐跟上来。水手們一人握着兩把鐮头真象水滸上的双枪將似的，在甲板上干起来。李勇又計算了一下，即使按現在的速度，三天三夜也不能把全船的鏽敲完。于是他說道：

“同志們，这样下去还不行，我們一定要改良工具，我們要手腦并用，这样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大家認為李勇的話有理，紛紛开始献計，有的說把鐮头加大，有的說学船厂的样另制一种鐮头用压缩空气敲鏽。这些都不合船上的条件。最后有人建議把电风扇的馬达拆下来按上几片鉄片試制一只电动除鏽机。大家觉得这个法子好。于是立即动手赶制。一試驗，哈！它既快又好又省力。于是很快就制成了五只这样的电动机。除鏽速度一下子提高了数十倍。李勇握着电动除鏽机仿佛是拿着机关枪。电动机扫到处，鉄鏽紛飞。达达的击鏽声响彻了黃浦江的上空。它把英国船上的水手們引到了船头。英国水手个个蹶起大拇指，朝小油輪上喊道：

“hurry up! hurry up!”(快一些! 快一些!)

来自英国船的喊声,完全出乎水手們的意料之外。我們正在和他們較量,他們为什么却跟我們站在一起?李勇望着伴伙們驚訝的臉色,放下电动机說道:

“同志們,你們怎么忘了,全世界的工人是一家啊。英国的人民不会妒忌我們,他們知道:赶上英国,这就是和平的胜利;超过英国,这就象征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将要提前来到了!”

水手們一听这话,鐮头敲得更响了,它要敲出和平的最强音,它要敲出海員大跃进的歌声;黄浦江上只有白天沒有黑夜,小油輪上通紅的灯火代替了太阳。水手們日以繼夜地工作着,把鮮艳的油漆一层又一层地涂上船身。……

老輪机長在机艙里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合眼。机器已檢修完毕,并且全部安裝好了。現在最緊張最严重的时刻到了,小油輪將要发动机器再試一次車。这时,全体船員一齐奔进了机艙。只听得老輪机長一声令下,机器立即轟响起来,大家的眼睛同时注視在車速的变数表上,轉数表上的指針逐漸在上升,二百五,二百六,二百七,最后它上下跳动几下后便在二百七的数字上停住了。三十分鐘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指針不再上升。人們的心情沉重到了难以自禁的程度。因为这是决定勝負的最后一着棋啊!但小油輪的車速还是提不高。老輪机長仿佛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全身癱軟地坐倒了下去。大家一起拥上把他扶起来。当李勇望着老輪机長灰白的臉色,当他接触到对方痛苦的目光时,他的心好象要跳出来了。假如可以这么做的話,他愿意献出这颗跳跃的心来加快車速

的轉數。

老輪機長坐在那里，氣憤地用拳頭擊着自己的腦門。他自言自語地說：“三十幾年了，天天陪伴着機器，好象母親陪着嬰兒，她的每一個特征我都熟悉。還是半年前，工程師決定報廢的機器我都可以叫它起死回生。可是為什麼這一次……不！不會的！”他捏起拳頭，忽然一個新的念頭掠過他的腦海。他驀地站了起來，這個動作吓住了所有的人，李勇一把抱住他，喊道：“老軌師傅，你怎麼啦，坐下來歇一歇吧。”

“不要扶我，我一定要站起來。老阿弟，我還沒有老，我還想看到共產主義呢。趕快！趕快把油頭換大！把油泵加快，把車頭放在盡根上！”

一個跟老輪機長共事多年的輪機員被惊得目瞪口呆。他惊叫起來：“老軌師傅，老軌師傅！你，你……”

“不要怕，老弟。要建設社會主義，要超過英國，就得打破常規，既然這樣，我們就要頂得住風險！開！開啊！”

機器發出了一陣炸裂似的响声，小油輪全身都在震動，指針一下子跃上了二百八，二百九，三百！老輪機長緊張的從這頭奔到那頭。終於機器的運轉聲逐漸變得清脆而均勻了。他一把抱住了李勇喊道：“行啊！行啊！只要勤加油，勤檢修，我們一定能把三百轉保住。老阿弟！三百轉車速，我們就可以達到十二點三海浬的航速！”他的干癟的嘴唇露出了笑容，他的蒼老的眼角下突然增加了兩顆晶瑩的水珠，人們辨別不出這到底是汗水還是泪珠。

小油輪每小時提高一點三海浬的航速，全年就能多跑一萬多海浬。這一次的跃进，小油輪差不多等於繞赤道多跑了

一圈地球。它加起来的吨渥完全压倒了英国的六千吨巨輪！啊！小油輪！二千吨的小油輪！你比六千吨的巨輪跑得快，裝得多，你終於把这“海上霸王”打下陣去了。胜利的消息傳开了。水手們欢呼着登上甲板。早霞染紅了天边。交通艇又靠上了船旁。那个英国船長每天早晨借着上岸的机会起来察看小油輪的变化。現在他一面听着翻譯的轉告，一面望着小油輪身上的春裝，它比英国船还漂亮啊！这样的速度即使在世界聞名的“格拉斯哥”船厂里也不会达到，而这个奇迹却由小油輪上的海員創造出来了。英国船長禁不住連声惊叹起来，他以一种顫抖的、羡慕的声音喊叫起来：

“Ho! Chinese Seaman!”(哦！中国的水手！)

“是啊！中国水手！”李勇站在駕駛台上自豪地回答：“站起来了的中国水手！”

老輪机長已經三天不見阳光，赶上甲板，揉揉眼睛，居高临下，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英国船長。一种胜利的激情涌上心头，他輕蔑地朝英国船長笑了笑，禁不住喊道：

“哈哈，英国佬。”

黄浦江的水欢騰地在水手們的脚下流着。啊！黄浦江，黄浦江！一百多年来，你承受了多少洋人的吆喚和譏諷。黄浦江！一百多年来，你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儿女用这样的声音回答洋人：“哈哈，英国佬。”

黄浦江！今天洋人們在你的面前失尽了威风。自称“海上霸王”的英国紳士不得不在小油船的面前甘拜下风了。

黄浦江！假如还有那一个奴隶成性的人不肯相信，我們要請你出来作証。

船纜已經解掉。响彻云霄的开航的汽笛响了，嗚！……
嗚！……黄浦江水欢騰地小油輪下面流着，流着……

迎着这庄严的汽笛声，黄浦江上升起了一輪斗大的紅日。

1958 6 月四日脫稿于黄海上
(选自 1958 年 7 月号“人民文学”)

上海——倫敦

周嘉俊

天沒透亮，南京路外灘一帶的高樓大廈，象無數個龐然大物，隱隱約約地矗立在黑洞洞的天地間，大樓的里里外外，是一片靜寂。只有電報局大廈的窗口里，透射出強烈的燈光，可不是，電報員正干得歡呢！

電報室，這是一間狹長的屋子，中間是一張長桌，電報機分列排在兩對面。這時候，屋子里充滿了叮叮答答的聲音，隨着這種聲音，在收報機的那根圓筒上，顯出了清晰的英文字母。每個電報機座旁，擱着一塊塊的白色木排：大阪，歐洲，倫敦……

趙奎元就坐在倫敦電路的電報機旁邊，他剛收完了一份電報，不知怎的，他的臉色，顯得很氣憤。他從滾筒上拆下那張電報，折了折，順手往長桌中央飛快旋轉着的輸送帶上一丟，白色的紙卷，很快就看不見了。

趙奎元嘆了一口氣說：“見鬼，又是他們快！”

電報機又叮叮答答地響起來了，掉過頭去一看，上面已現出了幾個字：

早安！再見！

這是倫敦皇電報公司的電報員拍來的。他們下班了。這時候，趙奎元才知道自己也該下班啦！他也隨手在電

报机的揿扭上，揿了几个字母，按国际报务员的惯例，向他们道声：

晚安！再见！

完了，赵奎元一下站了起来。

上海伦敦电路的对方，是英国伦敦皇家电报公司。上海、伦敦，同样是两座世界名城，他们之间，却隔着万里的太平洋，遥遥相对。当我们这儿正是阳光灿烂的白昼，他们那儿还是夜色犹浓，满城灯火。

然而，在我们电报员面前，这个无限的空間和时间，都变成了不存在的东西。只要这里按一个字母，在同一时间内，这个字母，就会在伦敦的电报机纸上印出来。

做好一切交班工作以后，他就走出了电报局大厦。

太阳升起了，外滩开始闹腾起来，汽车的喇叭叫着，电车铃响着，滚滚的黄浦江中，来往着海轮，其中也有“米”字旗的英国商船。这又使他想起不久以前在文化广场的那次万人大会的事。

在那个会上，大中华要赶上邓禄普，“英雄”要赶“派克”。赵奎元听了，当时就想：他们要赶英国，那么我们呢？每秒鐘都同这些人打交道，我们更得赶呀！不是嘛，我们只要按错一个标点，一个字母，他们就会知道。

五七年的时候，在国际无线电联盟发表的五六年国际无线电通讯资料里，把中国的通讯质量列为第五类，也就是最差的一类。其实中国没参加你们什么联盟，也没供给什么资料，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的电报事业，毕竟是很年青的，帝国

主义在的时候，只有胡乱的鬼混。帝国主义走了，当然也不会留下什么。就拿赵奎元讲吧，他虽然在电报机旁干了十来年，可多半是在解放以后，一般来说，经验是不多的。

就说电报局的关键问题——“简便公电”^①，在这方面，我们就赶不上英国。回复一份“简便公电”往往要几十分钟，有的甚至需要一百几十分钟，平均也要四十分分钟左右。英国皇家电报公司回答“简便公电”，只有二十二分出头点。

他继续在外滩绿化地带漫步着，他心里想：“按实际情况，解放后，我们电报的差错是少了，几十万字里，就没有一个错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对速度太不注意啦！”

咚咚、锵锵……背后传来一阵锣鼓声。回过头去一看，十来个人排着小队，举着“赶上英国，超过英国”的大横幅，兴冲冲地走过，这不免使他有些激动。

“是的，我们一定得赶上去！”

他想到了从前。那时英国电报员是瞧不起我们的，偶而一个字打错，他们就无休止的辱骂我们责难我们，在电报上骂我们是猪仔，笨狗。赵奎元有时实在忍耐不住，大着胆子也回骂他们，可这有什么用呢？老板是英国的走狗，随时随地就会叫你滚蛋，同伴们所以会忍着气，那不过是为了混个肚子饱。一想到这些，他就气愤。

解放了，英国人当然不敢再骂我们了，电报员们扬眉吐气了，但是赵奎元心里想：“这是共产党领导下得来的；可我们假如还是老牛拖破车，落在英国佬后面，那还是白搭，让人家在

^① 简单公电：对方查询疑问错字的电报，谓之简便公电。